

#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

孙升豫

衢州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我形象，他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人物，而且有着很强的个性色彩，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五四”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郁达夫笔下的“五四”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缩影。在郁达夫作品中，自我形象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自我”，即以自身为中心；二是“自我”与“他人”（或“社会”）相互关联；三是“自我”与“自然”相融合。这三类形象虽然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其共同点是都包含着作家对自我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对所处时代精神面貌、社会发展状况、个体生存处境及精神追求等方面的观察和认识。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自我形象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47-9235(2023)-0084-13 **[收稿日期]** 2023-10-17

## 一、孤独的“我”

自我形象的第一类是“自我”，即以自身为中心。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形象大都是孤独的。在小说《沉沦》中，主人公“我”在日本留学，然而他却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思想上苦闷彷徨，精神上孤独忧郁。

《沉沦》中的“我”是一个精神空虚、渴望爱情但又得不到爱情的孤独青年。小说以一个留学生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位苦闷彷徨、孤独忧郁的青年形象，小说中的“我”在留学日本时也有过短暂而热烈的爱情经历，但最终他却抛弃了这一切，孤独地回到了国内。《沉沦》中“我”虽然有过短暂而热烈的爱情经历，但他并不能从爱情中找到慰藉和快乐。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感情上极度缺乏安全感、依赖性很强、性格内向孤僻、内心孤独绝望、精神苦闷彷徨、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却又不可实现、充满矛盾冲突与苦闷忧郁的青年形象。

《沉沦》是郁达夫最早创作的自传体小说。

主人公“我”是一个典型的孤独青年，他在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位女同学，两人暗生情愫。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我”回国后，与一位女同学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聊天，偶然间得知女同学已有了未婚夫，“我”深受打击。小说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折磨和苦闷。“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一定文化修养、颇具理性思维和个性自由意识的青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压抑现象：日本人都是独身主义者；男人在家庭生活中对妻子、儿女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男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恋爱对象等。他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然而这种理想却始终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沉沦》中“我”以自我为中心，在小说中

他是一个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彷徨与忧郁的青年形象。“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一定文化修养、颇具理性思维和个性自由意识的青年。

## 二、绝望的“我”

郁达夫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有个性特点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郁达夫小说中的“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充满理想色彩的“我”，如《沉沦》中的“我”，《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迷楼》中的“我”；另一种是充满绝望色彩的“我”，如《沉沦》中的“我”，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

郁达夫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在他内心世界里都有一个基本结构，即以自身为中心展开对自我存在、价值等方面思考和探索。在郁达夫小说中，这种以自身为中心展开对自我存在、价值等方面思考和探索是贯穿始终的，这也是郁达夫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郁达夫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是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的。

## 三、理想的“我”

“自我”形象在郁达夫作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自我”形象为郁达夫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审视自我的视角。同时，也通过“自我”形象，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在《沉沦》中，郁达夫将“自

我”形象与现实社会、自身经历等融为一体，通过塑造具有悲剧性的“我”形象，来表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痛苦、麻木和病态。

在《沉沦》中，郁达夫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我”形象，这个“我”是一个爱读书、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看来：“读得书多了，对于自己这一点小小要求也就看得淡了；不过有了这种自视高过一切的心理，就不免把自己看得很小，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所以我这个‘我’就不能不‘大’起来了。”

[2]他对“我”的这种心理状态进行了无情地鞭挞：“我自以为高过一切的思想感情，实在也不过是在自己心里想想罢了。为什么我这样地不爱读书呢？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我想大抵是因为中国社会实在太黑暗了罢！”

## 四、“自然”的“我”

郁达夫笔下的“我”有一种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如《沉沦》中的“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同宿舍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或谈论国家大事，或讨论文学艺术。只有“我”与他们格格不入。郁达夫小说中的“我”这种孤独感不仅仅存在于异国留学的学生中，更存在于普通的中国人身上。这时，“我”感到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产生了孤独感。在《故都的秋》中，主人公“我”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更感到自己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他曾说：

“在我们中国人中间，也有很浓厚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不但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改

进,反而使我们自己感到了痛苦和羞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可是,这对于在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凡是被中国人所鄙视的人,就是在外国留学时所看不起的中国人了。”

在小说中表现出这一思想特征的还有《沉沦》中“我”和“同学们”讨论文学艺术、讨论文学作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狂气”。

### 五、结语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我形象,他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色彩,在郁达夫小说中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状况,是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通过对郁达夫小说中自我形象的分析,我们

可以看到作家对社会及自我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人生道路、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观察和认识。这一点与同时代作家笔下“五四”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我们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风貌和思想追求的重要依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郁达夫笔下自我形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形象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所形成的自我形象及其思想内涵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左畅.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J].文教资料.2016,(4).DOI:10.3969/j.issn.1004-8359.2016.04.003.

[2]彭志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J].文学界(理论版).2010,(12).65.

### Self-image in Yu Dafu's novels

Sun Shengyu

Quzhou University, Zhejiang Quzhou 324000

Abstract: Yu Dafu is the earliest self-imag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self-image he created is not only a typical modern figure, but also has a strong personality color,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y 4th"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pen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a sense, the imag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intellectuals written by Yu Dafu is an epitom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Yu Dafu's works, self-i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elf", that is, self-centered; the second is "self" and "others", "(or" society "); the third is the integration of "self" and "nature". Although these three kinds of images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their common point is that they all contain the writer's thinking on their own survival state and life value, as well as the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Times,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dividual survival situation and spiritual pursuit.

Key words: Yu Dafu; novel; self-image